

# 《汉志》著录之小说家《伊尹说》《鬻子说》考辨

王 齐 洲

(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, 湖北武汉 430079)

[作者简介] 王齐洲(1951), 男, 湖北洪湖人,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, 博士生导师, 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古代小说研究。

[摘要] 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》著录小说 15 家, 多载与道家相关的人物故事或道听途说。《伊尹说》为秦汉间道家所传, 东汉后期仍存, 魏晋以后失传。《鬻子说》与道家《鬻子》为二书, 现传逢行注本《鬻子》为道家《鬻子》残本, 其成书当在秦汉以前; 小说家《鬻子说》则产生在西汉初年黄老道家盛行之时, 六朝时亡佚。

[关键词] 小说家; 道家; 《伊尹说》; 《鬻子说》

[中图分类号] I207.41 [文献标识码] A [文章编号] 1671-881X(2006)05-0561-05

中国传统小说自《汉书·艺文志》(简称《汉志》)著录以来, 史不绝书, 虽然概比“小道”, 诚以“君子弗为”, 但毕竟被纳入主流文化系统, 与通俗小说之完全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者不同。然而, 《汉志》所著录之小说家, 其时代或近或远, 其事迹或显或隐, 其著述或真或伪, 其作品或存或佚, 前人虽然做过一些辑佚和探讨, 但至今仍有许多问题疑莫能明。而《汉志》之小说观念及小说家对后世传统小说发展有着深刻影响, 弄清《汉志》小说家的基本史实和著作情况, 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中国传统小说的初始面貌, 进一步认识中国传统小说的文体特点, 而且能够促进我们对中国小说民族特色的认识, 推动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深入发展。有鉴于此, 笔者不揣鄙陋, 拟对《汉志》小说家加以考辨, 希望能够对中国小说史研究有所推动。《虞初周说》是《汉志》所著录小说家的代表, 笔者已撰文探佚。这里再探讨《伊尹说》、《鬻子说》二家。不妥之处, 望大家指正。

## 《伊尹说》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诸子略小说家著录: “《伊尹说》二十七篇。”注云: “其语浅薄, 似依托也。”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云: “《汉志》道家有《伊尹说》五十一篇, 今佚; 在小说家之二十七篇亦不可考。《史记·司马相如传》注引《伊尹书》曰: ‘箕山之东, 青鸟之所, 有卢橘夏熟。’当是遗文之仅存者。《吕氏春秋·本味篇》述伊尹以至味说汤, 亦云‘青鸟之所有甘栝’, 说极详尽, 然文丰赡而意浅薄, 盖亦本《伊尹书》。伊尹以割烹要汤, 孟子尝所详辩, 则此殆战国之士之所为矣。”<sup>[1]</sup>(第 15 页)

伊尹, 一名摯, 传为商初之贤臣。夏桀时耕于有莘之野, 汤使人聘迎之, 五反然后肯往从汤。相汤伐桀救民, 以天下为己任, 汤尊之为阿衡。(一说为有莘氏媵臣, 负鼎俎, 以滋味说汤, 致于王道) 汤崩, 其孙太甲无道, 伊尹放之于桐宫, 自己摄政当国, 以朝诸侯。三年, 太甲悔过, 还其政, 复归于亳。年百岁卒, 帝沃丁葬以天子之礼。孔子曰: “汤有天下, 选于众, 举伊尹, 不仁者远矣。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 孟子称: “伊尹, 圣之任者也。”(《孟子·万章下》) 《尚书·胤征》说伊尹作有《汝鸠》、《汝方》, 《史记·殷本纪》说伊尹作有《女鸠》、《女房》、《咸有一德》、《伊训》、《肆命》、《徂后》及《太甲》。今《尚书》有《咸有一德》、《伊训》、

《太甲》三篇。

伊尹虽为先秦诸子所景仰,但儒、道两家取径不同。儒家强调其“何事非君,何使非民,治亦进,退亦进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,只承认其“以尧舜之道要汤”,不承认其“以割烹要汤”(《孟子·万章上》)。道家则强调伊尹“强力忍垢”(《庄子·让王》)。《吕氏春秋·先己篇》载汤问伊尹:“欲取天下,何如?”伊尹曰:“欲取天下,天下不可取;可取,身将先取。”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云:“伊尹忧天下之不治,调和五味,负鼎俎而行,五就桀,五就汤,欲将以浊为清,以危为宁也。……游不论国,仕不择官,行不辟污,曰伊尹之道也。”这些记载均有鲜明道家色彩。可见,伊尹在秦汉之际已是道家面目,故《汉志》道家首列《伊尹》51篇(鲁迅以为道家有《伊尹说》51篇,误)。《咸有一德》、《伊训》、《太甲》三篇已入《尚书》,《汉志》道家《伊尹》51篇是否含有《汝鸠》、《汝方》、《肆命》、《徂后》等《尚书》未收之篇,不得而知。揆诸情理,以上诸篇当时已佚,不然应该收入《尚书》。而《逸周书·王会》载伊尹“四方献令”,当是伊尹传闻之遗存。孟子称“自有生民以来,未有孔子也”,以为伊尹不能与孔子相提并论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,战国中期以后伊尹在儒家学者中影响力减弱,而《庄子》及秦汉问道家对伊尹颇多推崇。故《汉志》所著录之道家《伊尹》,应是战国中后期以来道家所述之伊尹学说,此学说当合于“强力忍垢”之内涵,故入道家类。

而《伊尹说》者,解说《伊尹》大义,辅以闾巷传说,实小说家之流也。《汉书·河间献王传》云:“献王所得,皆《经》、《传》、《说》、《记》七十子之徒所论。”是当时文献,《说》与《经》相辅而行。考《汉志》以“说”名体者有三类:一类为解说儒家经典“六艺”者,归入“六艺略”。如“六艺略”著录“诗”类有《诗经》28卷鲁、齐、韩三家,而解说《鲁诗》和《韩诗》的则有《鲁说》28卷、《韩说》41卷;“礼”类有《明堂阴阳》33篇,而解说《明堂阴阳》的则有《明堂阴阳说》5篇;“孝经”类有《孝经》1篇,而解说《孝经》的则有《长孙氏说》2篇、《江氏说》1篇、《翼氏说》1篇、《后氏说》1篇、《安昌侯说》1篇;“论语”类有《论语》古21篇、齐21篇、鲁20篇,而解说《论语》的则有《齐说》29篇、《鲁夏侯说》21篇、《鲁安昌侯说》21篇、《鲁王骏说》20篇、《燕传说》3卷。一类为解说诸子学说者,其中解说荀子者归入儒家类,解说老子者归入道家类。如辩难(辩难是别一形式之解说)《荀子》的有《虞丘说》1篇,解说《老子》的有《老子傅氏经说》37篇、《老子徐氏经说》6篇、《刘向说老子》4篇。其他诸子《汉志》未著录有解说者。一类为解说其他道家学说者,归入小说家。如道家有《伊尹》51篇、《鬻子》22篇、《黄帝四经》4篇,小说家有《伊尹说》27篇、《鬻子说》19篇、《黄帝说》40篇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,儒家经、说受到重视,自在情理之中,故解说儒家者不入小说家,而入六艺或儒家。汉初推崇黄老之学,道家亦尊宠一时,故不独《老子》有多家解说,其他道家亦多有解说者。《老子》为可靠文献,道家尊之为《道德经》,故其解说可自成家,《汉志》仍在道家著录;《伊尹》乃集合道家传说而成,本与儒家之说不合,亦不如《老子》之有系统条理,其解说者只能是道听途说,不本经传,故《伊尹说》列入小说家。顾实《汉书艺文志讲疏》按云:“道家名《伊尹》,此名《伊尹说》,必非一书。礼家之《明堂阴阳》,与《明堂阴阳说》为二书,可比证。然亦可明道家小说家一本矣。”<sup>[2]</sup>(第161页)可谓一语中的。

《伊尹说》27篇何时成书不可考。《吕氏春秋·本味篇》述伊尹以至味说汤事颇详,并未说来自何书,鲁迅云“盖亦本《伊尹书》”为推测之辞,并无确证。然儒家不信“割烹要汤”事,故此事当是道家所传。其事虽有道家之理,却颇多里巷之说。伊尹故事,播在人口,传闻异词,《本味篇》据以载入,其为解说《伊尹》之小说家言盖亦明矣。清人严可均云:“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……此疑即小说家之一篇;《孟子》‘伊尹以割烹要汤’,谓此篇也。”<sup>[3]</sup>(第15页)观其文辞风格,洵为卓见。梁玉绳也赞成此说,他在《吕子校补》中云:“《汉志》小说家有《伊尹说》二十七篇,《司马相如传》索隐称应劭引《伊尹书》,《说文》柝字、耗字注亦引伊尹之言,岂《本味》一篇出于《伊尹说》欤?”袁行霈先生明确指出:“《伊尹书》或许就是《伊尹说》。”<sup>[4]</sup>(第182页)按照上述意见,《伊尹说》之内容风格大略类此。以此类推,《说苑·君道》之论君主知人择士,《臣术》之论三公九卿,也许即《伊尹说》遗篇。如《说苑·臣术》载伊尹语云:“三公者,知通于大道,应变而不穷,辨于万物之情,通于天道也。其言足以调阴阳,正四时,节风雨,如是者举以为三公。九卿者,不失四时,通于沟渠,修堤防,树五谷,通于地理者也。能通不能通,能利不能利,如是者举以为九卿。”亦为

有道家之理而多里巷之说也。据班固注云“其语浅薄,似依托也”,《伊尹说》成书年代不会太早,当秦汉之际耶?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唐司马贞索隐引应劭云:“《伊尹书》曰:‘果之美者,箕山之东,青鸟之所,有卢橘夏熟。’”如《伊尹书》疑即小说家《伊尹说》,则东汉后期此书仍在。今本应劭《风俗通义》不载,乃因宋以后《风俗通义》缺失太甚所致。魏晋以降,不见有人再引《伊尹说》,则小说家《伊尹说》已失传矣。

### 《鬻子说》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诸子略小说家著录:“《鬻子说》十九篇。”注云:“后世所加。”道家另有《鬻子》22篇,注云:“名熊,为周师,自文王以下问焉。周封为楚祖。”《隋书·经籍志》子部道家著录:“《鬻子》一卷。”注云:“周文王师鬻熊撰。”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丙部子录小说家著录:“《鬻子》一卷。”注云:“鬻熊撰。”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丙部子录道家类著录:“《鬻子》一卷。”注云:“鬻熊。”又著录:“《逢行珪注鬻子》一卷。”注云:“郑县尉。”《宋史·艺文志》子部小说类著录:“逢行珪《鬻子注》一卷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子部杂家类著录:“《鬻子》一卷。”注云:“浙江总督采进本。”

鬻子,名熊,楚之始祖,传为周文王师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载云:“周文王之时,季连之苗裔曰鬻熊。鬻熊子事文王,蚤卒。”又载楚武王熊通语云:“吾先鬻熊,文王之师也,蚤卒。”《史记·周本纪》亦有鬻熊归依文王之记载。《列子》多引鬻子论道语,贾谊《新书·修政语》载文王、武王、成王问政于鬻子及鬻子论政语六条,说明先秦及汉初确有鬻子学说流行,此殆《汉志》道家著录之《鬻子》22篇之来源。而参以秦汉间“说”以辅“经”及《伊尹说》乃解说《伊尹》例,《鬻子说》亦当为解说《鬻子》之书。鬻熊之事,本极邈远,而传说固自有异。按《史记》所载,鬻熊早卒,只能师事文王。按《新书》所载,鬻熊师事文王、武王、成王三代,应该高寿,不应早卒。严可均谓“蚤卒蚤终,谓不及受封先卒耳,非不寿之谓也”<sup>[2]</sup>(第66页),实是调和之论。楚人一直祭祀祝融和鬻熊,鬻子传说,定当不少。街谈巷议、道听途说之所造者,汇而成篇,此殆《汉志》小说家《鬻子说》19篇之所本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云“道家《鬻子说》二十二篇”,误。《汉志》著录之道家《鬻子》22篇和小说家《鬻子说》19篇实为二书,不能混称。顾实《汉书艺文志讲疏》按云:“道家名《鬻子》,此(指小说家)名《鬻子说》,亦必非一书。与《伊尹说》一书正同例。”<sup>[1]</sup>(第161页)其说甚是。

《隋书·经籍志》子部道家著录《鬻子》一卷,小说类不著录《鬻子说》,盖《鬻子说》已佚矣。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丙部子录小说家著录《鬻子》一卷,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丙部子录道家著录《鬻子》一卷,应均为《隋志》道家所著录之《鬻子》,只是两《唐志》分类不同而已,并非《汉志》小说家《鬻子说》仍在。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·九流绪论下》以为“《鬻子》道家言者汉末已亡,而小说家尚传于后,人不能精核,遂以道家所列当之,故历世纷纷,名实咸爽”,实是混淆了《鬻子》和《鬻子说》为不同类之二书、且又未能认真考察版本流传与著录情况而发生误判。宋濂《宋学士全集·杂著·诸子辨》明确区分《鬻子》与《鬻子说》,以为“今世所传者,出祖无择所藏,止十四篇。《崇文总目》谓其八篇已亡,信矣。其文质,其义弘,实为古书无疑。第年代久邈,篇章舛错,而经汉儒补缀之手,要不得为完书。”即是说,明初所传《鬻子》是道家书而非小说家言,与胡氏所论正相反。应该说,宋濂之判断更为准确。又,《新唐志》丙部子录道家类著录之《逢行珪注鬻子》一卷,注明作者为“郑县尉”,乃重在其注不在《鬻子》原文,故别列一书。此后,逢注本《鬻子》通行,而古本《鬻子》失传矣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子部小说类著录逢行珪《鬻子注》一卷,是混淆了《鬻子》与《鬻子说》之差别,不足为训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子部杂家类著录《鬻子》一卷,又作了类别调整,且注云“浙江总督采进本”,而此本正是逢注本。凡此种种,说明唐以后各《史志》所著录之《鬻子》均为逢行珪注本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·鬻子提要》云:“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云:‘鬻熊知道,文王咨询,遗文馀事,录为《鬻子》。’则哀集成编,不出熊手,流传附益,或构虚词,故《汉志》别入小说家欤?独是伪《四八目》一书见北

齐阳休之序录,凡古来帝王辅佐有数可纪者,靡不具载。而此书所列禹七大夫皋陶、杜子业、既子、施子黯、季子宁、然子堪、轻子玉,汤七大夫庆誦、伊尹、涅里且、东门螭、南门螭、西门疵、北门侧,皆具有姓名,独不见收。似乎六朝之末尚无此本。或唐以来好事之流依仿贾谊所引,撰为贗本,亦未可知。观其标题甲乙,故为佚脱错乱之状,而谊书所引则无一条之偶合,岂非有心相避而巧匿其文,使读者互相检验,生其信心欤?且其篇名冗赘,古无此体;又每篇寥寥数言,词旨肤浅,决非三代旧文。姑以流传既久,存备一家耳。”

考《文选》李善注多引《鬻子》,与今传逢注本《鬻子》文多相合,如《文选》卷16江淹《恨赋》注引《鬻子》曰:“君王欲缘五常之道而不失,则可以长矣。”与逢注《鬻子·贵道》最末一句同,仅“长矣”逢本为“长久”;《文选》卷30谢灵运《斋中读书》注引《鬻子》曰:“禹治天下,朝廷之间,可以罗雀也。”逢注《鬻子·上禹政》为:“是以禹当朝廷间也,可以罗爵。”“爵”、“雀”,古今字。《孟子·离娄上》:“故为渊驱鱼者獭也,为丛驱爵者鹞也。”“爵”即“雀”之古文。《文选》卷36王融《永明九年策秀才文》注引《鬻子》曰:“昔大禹治天下,以五声听治,为铭于筭簏曰:教寡人以道者击鼓,教寡人以义者击钟,教寡人以事者振铎,语寡人以忧者击磬,语寡人以狱者挥鞞。”逢注《鬻子·上禹政》曰:“禹之治天下也,以五声听,门悬钟、鼓、铎、磬,而置鞞,以得四海之士,为铭于筭簏曰:教寡人以道者击鼓,教寡人以义者击钟,教寡人以事者振铎,语寡人以忧者击磬,教寡人以狱讼者挥鞞。此之谓五声。”《文选》卷38任昉《为萧扬州荐士表》注引《鬻子》曰:“吾闻之于政也,知善不行者谓之狂,知恶不改者谓之惑。夫狂与惑者,圣人之戒也。”逢注《鬻子·曲阜》全同,仅前有“昔者鲁周公曰”一语。逢行珪与李善为同时人,《文选》注引《鬻子》又与逢注《鬻子》原文大略相同,可见二人所据《鬻子》为历史传留之旧本,当时不难觅见。四库馆臣以《四八目》不载《鬻子》所提禹、汤七大夫而断定“似乎六朝之末尚无此本。或唐以来好事之流依仿贾谊所引,撰为贗本,亦未可知”,纯为揣测之词,并未提供事实根据。其实贾谊《新书》所引六条(其中一条与文王问答,一条与武王问答,四条与成王问答,《四库提要》云“贾谊《新书》亦引其成王问答凡五条”,亦误。)并无一条阑入逢注本《鬻子》,有如是造假之人乎?且李善注《文选》所引《鬻子》与逢注本《鬻子》文大同小异,说明他们各有所本,且为前代所留传,如其不然,难道二人同时造假而偶合耶?至于四库馆臣谓“观其标题甲乙,故为佚脱错乱之状,而谊书所引则无一条之偶合,岂非有心相避而巧匿其文,使读者互相检验,生其信心欤?”亦为勇于置疑之说。而换一个角度,其文“佚脱错乱之状”,不正是该书流传日久、散佚脱落之表征耶?说“谊书所引(与该书)则无一条之偶合”,亦不尽是事实。如贾谊《新书·修政语下》引鬻子对周成王问,语云:“故智愚之人有其辞矣,贤不肖之人别其行矣,上下之人等其志矣。”逢注本《鬻子·道符》云:“不肖者不自谓不肖也,而不肖见于行,虽自谓贤人犹谓之不肖也;愚者不自谓愚,而愚见于言,虽自谓智人犹谓之愚。”二说之意显然相通。贾谊《新书》引鬻子多“修身治国之术”,以为攻守战胜“则惟由和而可也”,“兴国之道,君思善则行之,君闻善则行之,君知善则行之,位敬而常之,行信而长之,则兴国之道也”,与逢注本《鬻子·撰吏》所云“君子不与人谋之则已矣,若与人谋之则非道弗由也。故君子之谋能必用道,而不能必见受;能必忠,而不能必人;能必信,而不能必见信。君子非人者不于出辞而施之于行,故非非者行是,恶恶者行善,而道谕人”,以及《鬻子·道符》所云“仁与信,和与道,帝王之器”,其基本内涵并无捍格,怎能说“谊书所引则无一条之偶合”?

另,杨慎《丹铅录》以为逢注本《鬻子》不载贾谊《新书》所引之文,以及“《文选》注引《鬻子》‘武王率兵车以伐纣,纣虎旅百万,阵于商郊,起至黄鸟,至于赤斧,三军之士莫不失色。’今本无之”,从而断定其为“伪书”,亦难以服读者之心。不然,上举贾谊《新书》与今本《鬻子》相似之说如何解释,《文选》李善注引四条与今本《鬻子》相合之文又如何解释?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·九流绪论下》又谓今本《鬻子》“概举修身治国之术”,“与柱下、漆园宗旨迥异”,以为其非道家言。此亦因不了解早期道家不避谈礼,故亦有修身治国之术,《庄子》有孔子问礼于老子之记载,湖北荆门郭店出土楚简《老子》甲、乙、丙本均无攻击儒家礼义之言辞,而鬻子乃楚族之先祖和楚人精神之源,其思想对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或有影响,但起始并非严格意义之道家,故不应以老庄思想为规范来要求他。也许正因为《鬻子》之思想不全合于老庄之

思想,它才可能真正是楚地传留之鬻熊学说,而不是后人之伪造。《列子·天瑞》引《鬻子》云:“物损于彼者盈于此,成于此者亏于彼。损盈成亏,随世随死。”《列子·黄帝》引《鬻子》云:“欲刚,必以柔守之;欲强,必以弱保之。积于柔必刚,积于弱必强。观其所积,以知祸福之乡。”这与老庄“清虚自守,卑弱自持”、“以柔克刚,以弱胜强”的旨趣相合,信乎《鬻子》列为道家并为道家之祖也。

总之,今传本《鬻子》是《汉志》著录道家《鬻子》22篇之残篇断简,原本成书当在秦汉以前。《鬻子》一书当然不是鬻熊自撰,而是由后人根据传闻“哀集成编”。而《汉志》著录之小说家《鬻子说》19篇为“后世所加”,极可能产生在汉初黄老道家盛行之时。《鬻子说》在隋唐已不传,故《隋志》小说家不载,其散佚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矣。

### [参 考 文 献]

- [1] 鲁迅. 中国小说史略[M].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73.  
 [2] 顾实. 汉书艺文志讲疏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.  
 [3] 严可均.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[Z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58.  
 [4] 袁行霈.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[J]. 文史,1979(7).  
 [5] 王齐洲. 汉书·艺文志著录之虞初周说探佚[J]. 南开学报,2005(3).

(责任编辑 何坤翁)

## *Yiyinshuo and Yuzishuo Recorded by Hanzhi: Verification*

WANG Qizhou

(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,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, Wuhan 430079, Hubei, China)

**Biography:** WANG Qizhou(1951), male, Professor,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& Literature,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, majoring in ancient Chinese novels.

**Abstract:** *Hanzhi* recorded fifteen schools of novels, which were mainly about the stories of people or anecdotes relating to the Taoist school. *Yiyinshuo* was transmitted from the Qin Han periods, and was still reserved in the late East Han period. But after Wei Jin periods, it was lost. *Yuzishuo* was a different book from Tao's *Yuzi*. The present *Yuzi* noted by Jiang Xinggui is the remnants of the Tao's *Yuzi*, written before the Qin Han periods. While the book *Yuzishuo* was produced in West Han period when the Taoism was very popular, and was lost in the Six Dynasties.

**Key words:** novelists; the Taoist school; *Yiyinshuo*; *Yuzishuo*